

其食之一大樂。其製物也。又爲居用之所普通。其矣漁業之利厚乎哉。

警陳樹人

其續 (黃孔昭來稿)

有胆匪類 所首皆偽 賊人揭破 胆驚心悸 急思彌縫 何能推諉 嗚呼杜若 婉也不婉

其一二則不謂前日謂漢三君足以有爲之學問。顧其循循善誘之功力所造成也。乃談焉一所謂非循循善誘之循循善誘。不足與有爲二句。乃指漢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也。嗚呼樹人君。人之無良兼無恥。反覆兼厚皮。至爾極矣。爾今欲以一手掩掩諸民之目。而卒不可掩。爾再爲此言。適足以更顯爾棍騙之罪。冒功之罪。欺騙閱者之罪。

今日文界之大馬扁。孰有過於爾樹人陳樹人者乎。此事經前日自行寫出。衆所共知。自應閉門思過。不致見人。乃至今日尙敢不認。又想偷龍轉鳳。移步換形。自文其過。不外欺騙爲亞丁。諺曰。貓兒纏綿自縛。愈掙愈緊。其爾之謂矣。今再再引爾之原文。以相証爾樹人陳樹人欺騙閱者之罪。

新民國報九月一號。禮拜二新聞。論說欄。杜若訓大漢報十四續之文。中段曰。嗚呼孔昭君。爾亦知復辟平議一文。出自何處乎。乃君專欲破壞之云。高華埠公立華僑學校之高等班課文也。爾知大漢報記者漢三君。是何人乎。乃君所謂不曉。不識用。陳杜若之學生阮雄傑君也。雄傑君才富五車。猶勤攻學問。殊令人欽敬。平心而論。一年以來。大漢報最有價值之論說。莫若漢三君此篇復辟平議。則大漢報撰述員中。自然以漢三君爲巨擘。乃漢三君猶執費于記者門下。其餘自檢以下者。非顧記者之循循善誘。不足與有爲。可斷言者。如此云云。雖使稍識文字意義者閱之。皆能知爾指漢三君而言。至明白也。吾以漢三君如即阮雄傑。則雄傑自未執費于爾門下以前。已能撰述論說時評。登于大漢報。且彼之于爾。僅有兩月之關係。獲益何來。據此以穿爾之紗。以顯爾冒功之罪。無恥之尤。夫循循善誘者。非其本人親受業于門下。不能言之。今爾之所謂其自檢以下者。非指大漢報李珠明。顏志英。吳壁如。數君而言者乎。此數君者。無一人曾執費于爾之門下。何能爾之循循善誘。爾又無一人曾執費于爾之門下。何能爾之循循善誘。爾又

何能得而循循善誘之。且大漢報諸君。燃淵犀。鑄鼎。使爾妖徒古靈精怪之真相。畢露于華僑之前。爾已惡之刻骨。視之如寇仇。不惜臭言爛語以穢罵之。毒咒之。而爾大漢報之即刻停版。其爾毒。方達爾等之心。爾又有何惡性之可言。而思爾循循善誘之。使其足與有爲也。然則爾之所謂非顧記者之循循善誘。誘。不足與有爲。可斷言者三句。實未上文漢三君何人。乃陳杜若之學生阮雄傑君也以下而言。實指漢三君而言。非漢三君不能言之。至明白也。而爾猶復喋喋強辯曰。此三句乃指漢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誘。不足與有爲。可斷言者三句。實未上文漢三君何人。乃陳杜若之學生阮雄傑君也以下而言。實指漢三君而言。非漢三君不能言之。至明白也。而爾猶復喋喋強辯曰。此三句乃指漢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三君以外之大漢報記者而言。絕非指漢三君而言。以求解罪。阮雄傑君之前。昔蘇秦并相六國。過雋。其昆弟妻嫂。側目不敢仰視。俯伏侍食。蘇秦笑。謂其嫂曰。嫂。何前倨而後恭也。嫂委蛇而前。以圖掩地而謝。其形狀大與爾相類。醜哉醜哉。

竺西氏專醫內外科

名師應驗九散佈告

本診所專治內外各症，藥到病除，名震寰宇。凡有疑難雜症，請來診治，定能藥到病除。本診所地址：上海南京路。

特別參茸燕鮑茶葉

本號專營各省名產，參茸燕鮑，茶葉香醇。凡有欲購者，請來本號洽談。本號地址：上海南京路。

本埠新聞

又搜去藏酒兩家

本市警察。昨十九日搜獲藏酒。計有兩宗。一在上午十一時。共搜去酒約值銀一千元。自禮拜一以來。共搜去酒約值銀七千元。昨日上午被搜去者。爲上海街某華人寓。有華酒二十五箱。約值銀二百五十元。下午在法租界門牌三百三十號。某華人洗衣館。搜去華酒七十箱。約值銀一百元。兩處之藏酒。均爲偵探先恩氏及列恩氏偵悉。遂約全副警長列打地路氏。及檢察員則臣氏。到該處搜查。現將搜出傳票。傳其物主到堂審訊云。

應募軍士之統計

本市中央募兵軍區。於去月份應募者。共三百五拾三名。合格者僅得百十六名。計開坎人六十一名。英人六十三名。蘇格蘭人三十四名。哀爾蘭人十四名。別國人四十四名。自該募軍區開募以來。統計應募者有八千五百五十三名。不合格者三千二百九拾一名。去月份應募之人士。中屬既婚者五十名。未婚者一百六十六名。

本埠新聞

又搜去藏酒兩家

本市警察。昨十九日搜獲藏酒。計有兩宗。一在上午十一時。共搜去酒約值銀一千元。自禮拜一以來。共搜去酒約值銀七千元。昨日上午被搜去者。爲上海街某華人寓。有華酒二十五箱。約值銀二百五十元。下午在法租界門牌三百三十號。某華人洗衣館。搜去華酒七十箱。約值銀一百元。兩處之藏酒。均爲偵探先恩氏及列恩氏偵悉。遂約全副警長列打地路氏。及檢察員則臣氏。到該處搜查。現將搜出傳票。傳其物主到堂審訊云。

竺西氏國手妙藥喉內傷吐血症

本診所專治內外各症，藥到病除，名震寰宇。凡有疑難雜症，請來診治，定能藥到病除。本診所地址：上海南京路。

傳虛不名然果醫良氏西竺

本診所專治內外各症，藥到病除，名震寰宇。凡有疑難雜症，請來診治，定能藥到病除。本診所地址：上海南京路。

本埠新聞

又搜去藏酒兩家

本市警察。昨十九日搜獲藏酒。計有兩宗。一在上午十一時。共搜去酒約值銀一千元。自禮拜一以來。共搜去酒約值銀七千元。昨日上午被搜去者。爲上海街某華人寓。有華酒二十五箱。約值銀二百五十元。下午在法租界門牌三百三十號。某華人洗衣館。搜去華酒七十箱。約值銀一百元。兩處之藏酒。均爲偵探先恩氏及列恩氏偵悉。遂約全副警長列打地路氏。及檢察員則臣氏。到該處搜查。現將搜出傳票。傳其物主到堂審訊云。

本埠新聞

又搜去藏酒兩家

本市警察。昨十九日搜獲藏酒。計有兩宗。一在上午十一時。共搜去酒約值銀一千元。自禮拜一以來。共搜去酒約值銀七千元。昨日上午被搜去者。爲上海街某華人寓。有華酒二十五箱。約值銀二百五十元。下午在法租界門牌三百三十號。某華人洗衣館。搜去華酒七十箱。約值銀一百元。兩處之藏酒。均爲偵探先恩氏及列恩氏偵悉。遂約全副警長列打地路氏。及檢察員則臣氏。到該處搜查。現將搜出傳票。傳其物主到堂審訊云。

本埠新聞

又搜去藏酒兩家

本市警察。昨十九日搜獲藏酒。計有兩宗。一在上午十一時。共搜去酒約值銀一千元。自禮拜一以來。共搜去酒約值銀七千元。昨日上午被搜去者。爲上海街某華人寓。有華酒二十五箱。約值銀二百五十元。下午在法租界門牌三百三十號。某華人洗衣館。搜去華酒七十箱。約值銀一百元。兩處之藏酒。均爲偵探先恩氏及列恩氏偵悉。遂約全副警長列打地路氏。及檢察員則臣氏。到該處搜查。現將搜出傳票。傳其物主到堂審訊云。